

异乡赶场逢乡人

图文/长亭

好久没有到本地农夫市场了，今天到那里，略微吃了一惊。市场里多了好多的摊位，除了大棚下长长的四大行，还有好多零星的摊位占据着所有可能利用的空间。虽然交易大抵都是几美元，但市场里却处处透露出兴旺的气息。

我和妻子在一个一个摊位前依次逛下去，买了好多蔬菜，又买了野生蘑菇。走到一个摊位前，迎头看到的是一个脸色略微黝黑的华人妇女。我早就知道她了。到城里一个有机食品店采购的时候，看到一种豆腐，由一个号称凤凰农场的生产，包装的盒子上就有她的笑脸。她做的豆腐据说很畅销，脱销的消息都传说过几次了。妻子以前来采购，跟她聊过天，还把她来自何处也弄清了。

她是广西人，高高的颧骨就像广告一样告诉着人们。广西是我的老家，我回过那个总是遥远却总是亲切的地方，最后一次回去，却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。有次回去，从南宁坐了火轮，顺邕江而下，夜色和白昼交错了好久，从郁江上岸，就到了那个叫鹤笋塘的老家。有次回去，我正出麻疹，被被子裹着，吹不得风，在父亲的脊背上，看不到老家的天地，却从父亲的脚步中感受着那片土地的律动。最后一次回去，我是跟一个老家也是广西的同学回去的，跟他中途分了手，我就一个人省亲去了。

老家所属的那个县叫横县，一个很雄浑的名字。听说这个女摊主也是横县来的，一直想跟她联络，却耽误了下来。我问：“你家是横县哪里的？”她告诉了我，我却没听清，平静地说：“我老家是良圻的。”她惊呼了一声，说：“过了桥，就是我家啊。”我问：“难道你是峦城的？”她答：“是啊。”换我惊呼了。

峦城是老家对岸一个大的城镇，并入横县之前，还是一个县城呢。我回老家的时候，乘了摆渡的船，在两岸间穿梭了好多遍。“我家在鹤笋塘，就在江这边。”她一惊：“啊，鹤笋塘，过了大桥，就到了。”我以为鹤笋塘太小，太不引人注目，所以开始报家门，就报了鹤笋塘所属的镇——良圻。不想……

光顾她摊子的人不少，一会儿是来买豆腐的，一会儿是来买蔬菜的。我立在旁边，等她照顾完顾客，又聊。

她来到美国，缘于一段异国姻缘的牵引。他的先生到中国去旅游，导游就是她。他为她而倾倒，回到美国之后，那颗被丘比特的箭穿透的心仍然不能平复。日夜隔洋思念，不如让她来到身边。后



农夫市场

来，她真的就来到了美国中西部这个僻静的角落，倚傍在他的身旁。

我问：“你先生今天没有来帮助你？”她笑道：“他在家带孩子。”几年过去，她不再是一个人，他先生也不再是一个人，夫妻俩生育了一个女儿。

告别的时候，我问她：“你贵姓。”她答：“姓黄。”我又吃了一惊。

按照家谱，我们是从山东迁徙来的，我问：“你家祖先是从山东来的吗？”她答：“是啊。你怎么知道？”我仔细端详起她来，似乎要看出某种神秘的共有生命记号。说不定，我们真有同一个祖先，在某个暗夜，由他带领整个氏族从泰山出发，一路往南，穿越多重的风风雨雨，最后在郁江这里停歇下

来，养鱼种田，繁衍子孙。

知道我也姓黄，她也分明吃了一惊，脸随之笑得更灿烂，说：“我家父母经常到鹤笋塘那里去串门呢。”“真的？我是尚字辈，你呢？”我问。她答是炳字。我茫然，她也茫然。我对家族的来历和字辈其实很不了然。她说，峦城那里前些年建了很大一个黄氏宗亲祠堂，好多人都来朝拜。我说：“下次回国，一定到那里去看看，也去朝拜一下。”

太不可思议了，我居然在离开老家十万八千里的地方，跟老家的人相会。这就好比，同一颗树上的种子，被东风西风吹拂着，飘过不同的山山水水，顺着不同的轨迹，却降落在同一处地方。

在阿伊欧姐妹会

作者：聂浪

(上接2015年11月13日B2版)

在逛迪斯尼的时光是兴奋的，门票是贵，不过也值。我们在里面玩得流连忘返，在声光电的奇妙创造中惊奇发呆，我们以巨人般的步子，涉足丹麦、墨西哥、日本、法国、英国……每天傍晚从迪斯尼回来，顺道在超市里买一些折价的鱼虾和蔬菜。回到斗室里，做了饭，炒了菜，大家有说有笑，就像战争中吃得那样风卷残云。

吃完饭，我跟徐九虎下围棋，彼此不服输，下了一盘，又一盘。下不了几盘，就被老吴叫停，催促睡觉，说第二天要起个大清早，不然玩不完好玩的景点呢。

大家于是就睡，男人们都睡在地毯上，地毯直接跟地相接。鞋都摆在门外。大床两个人睡，沙发床小，只睡一个人。老吴的老婆就睡了沙发床，老吴看只有他的女人睡在那床上，嫌浪费资源，就顾不得廉耻和讥笑，从地毯上爬起来，跟他女人挤在一起睡。我们喝了半天倒彩，这个说：“注意影响哈，这里还有人没有结婚呢。”那个说：“这几天都忍不了？”夫妻俩也不回嘴，只是不动窝。这个约莫十平方米的房间里成了七个男女过夜的童话世界，白天的确玩累了，大家都不辗转难眠，呼吸声交杂着，睡得很香甜。夜眠其实就需一块方寸之地。

我们还去了肯尼迪航天中心和海上世界。在海上世界的花园里逛，碰到提着花篮、打扮成中世纪淑女、四处逛的漂亮女郎，就像王子一样，把人家当成花瓶一样伴在左右留了影。还看了高台跳水表演，人从50米的高台上跳入水中，自由落体的状态看得我们一阵阵惊呼。

到海滩上玩的时候，我作远眺状，一副无法穷尽大西洋的样子，让金羽照了我的背

影。她低头去抚弄徐徐卷上来的浪花，我又给她留下了婉转的身影。

我终于在度假了，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，好像梦中似的，有点虚幻。为了证明它的真实性，我重复着强调着我在度假这个事实。

七

带着全身心的快乐，从佛罗里达回来的时候，我想詹妮弗也应该回来了。但是，她却永远没有回来。

周一那天，我去上班，先去向妈妈问好，她的眼睛有点红肿，神情有些悲哀，显然，她刚哭过。“妈妈，你感恩节过得怎样？”她答：“糟透了。”我问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她眼泪就涌了出来，赶快伸到身旁桌子上的纸巾盒里取了一张，擦了擦脸。接着，他哽咽着告诉我：“詹妮弗失踪了。”说完，似乎怕我不明白谁是詹妮弗似的，又补充道：“就是阿伊欧那个最美丽的姑娘。”我一听，立刻吃了一大惊，结结巴巴问道：“她——她——失踪了？真的？”她轻叹了一口气，沮丧地说道：“是她。她父母都打电话来证实了。”一股凉意从我的脚下升起，我问：“失踪几天了？也许会找到她吧。”她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也希望可以找到她啊，可是都失踪四天了。你看，她的事都上报纸了。”我接过那张印第安那大学学生日报，拖着步子，回到厨房里去。

詹妮弗回家后的一天，艳阳高照，难得的一个初冬的温暖日子，她跟她妈说，她要到外面骑自行车去，这一去，却不再复返。

到了晚上，也没有见女儿回来，她妈着急了，就报了警。警察组织人马，连夜到周围公路上查看了，却找不到一点线索。等到天明，更多的警力出动了，张网一样，在公

路附近的树林里查找了一个遍，也还是不见一点痕迹。

难道一个美丽的生命就这样神秘地消失了？我不相信。这样想的时候，就朝向餐厅的门看去，詹妮弗通常就从那里进来。那天，我老是抬起头来，打量那道门，犹如跪在山岗上求雨一样，希望随着我的某一个打量，詹妮弗清丽的身影当真出现在那里。

那天，我一点不想说话，灵魂像被一记重锤击中一样。我行尸走肉般在厨房里缓缓走动，无可无不可地做着事。朱丽叶让我到冰箱里去取奶酪，我提了一包冷冻土豆片给她。她斜斜地看了我一眼，叫道：“Wake up (醒来吧)！”几次暴喝“醒来吧”之后，我也生气了，反过来吼了她一大声：“Shut up, OK (闭嘴，行吗)？”她怔怔地看着我，不相信我居然这样粗鲁对她讲话。她一下脸都扭歪了，把眼睛瞪得圆圆的，声音变得出奇的尖利，说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我简直不敢相信。”她似乎觉得她这一震慑，我就软了下来，不料，我已经不是平常的我自己了。我说：“我请你闭嘴，你懂吗？”她仿佛彻底不认识我一样，头一扭，往妈妈房间的方向走去了。我知道她是去告状，却一点不后悔。心里这把火已经熊熊燃烧起来了，我倒要看她能把我怎么样。

一会儿，妈妈跟她出来了，她在一旁作委屈状，跟在后面，看妈妈如何发落我。妈妈走过来，拍拍我的肩，轻轻对我说：“甜心，今天怎么了，怎么脾气这样大？”我对他勉强露出笑容，说道：“我今天感觉不好，可以不工作吗？”她关切地说道：“当然可以，那你快回去休息吧。”我立即把围腰脱了，捏成一把，往外走去，路过储藏室，我把那团围腰朝那个纸盒扔去。

从路上，一直到了家里，我都在试图搜罗我所看到的詹妮弗的最后情景。最后一堂课，我教她说月亮、太阳和大地这几个汉字，还用大篆写了这几个字，她惊叹得张开嘴巴，露出白白的牙齿，说这些字就跟画一样，还说中国人简直就是艺术家。我得意非凡，好像我真成了一个艺术家，对她许诺，下堂课，我要把笔墨砚台拿来，给她秀一下书法艺术。她两只手优雅地一拍，夸张地叫了一声：“Great!”。我发现旁边位子上的几个人都朝我们这边看了看。对了，那天早上，她进厨房来，问我感恩节要干些什么，我说可能就呆在家里，最多到附近的公园走走。她说她要回家团聚，轻松几天。我们谈到了运动，我说我喜欢足球，还就足球的英美说法跟她作了一番讨论。她说她喜欢骑自行车，还代表阿伊欧

参加学校每年举办的自行车“小500”比赛呢。在阿伊欧大厅那里的壁柜里，有几个金色的奖杯，墙上还贴了好几张照片，是詹妮弗和她的伙伴们比赛完之后的合影。穿着赛车紧身运动服的詹妮弗看去又抖擞又妩媚，性感十足，活力四射，充满了非凡的魅力。想不到，她竟然骑着自行车，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逝了。

电话铃叮叮作响了起来，我拿起了电话筒，原来是妈妈打来的。她说：“郑，你没有什么问题吧？”我赶快回答：“没有什么问题，现在感觉也好多了。”她说：“那好，也别跟朱丽叶斗气了。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。明天要来上班啊。”我有些感动，赶快回答：“当然，我明天要来上班的。”

警方并没有放弃，一直在寻找有关詹妮弗的线索，詹妮弗的双亲每天都在哭泣着，等待奇迹的降临。搜索的范围扩大着，希望似乎在呈现，却最终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一个破灭了。

各种假设不断提出。有人怀疑詹妮弗被绑架了，也许正被藏在某个地下室里。美国地广人稀，好多人住在隐蔽的地方，过着不为人知的生活，来去飘忽，如仙似鬼。有的连环杀手直到落网，才发现他已经在世间逍遥法外了数十年，冰箱里有冷冻的人肉，后院某处深埋着累累白骨。犹他州有个怪异的人，实践着他自己信奉的宗教，跟妻子一道绑架了一个小姑娘。一年以后，当夫妇俩带着这个姑娘在外面露面的时候，才偶然被警方发现。各种离奇的故事在银幕上出现，也在报纸上出现，其实并不子虚乌有，而有着现实的版本。

也有人怀疑詹妮弗已经被杀害了，早就被罪犯毁灭尸灭迹。

有天，报纸上说密林深处发现了詹妮弗的自行车，于是在附近展开了地毯式搜查，把一些可疑地点还深挖了三尺，又零星发现了一些她的衣物。接下来，却没有再有新的进展。警方提出了另一个假设，怀疑詹妮弗在路上骑车的时候，被人撞伤了，事主下来查看，觉得情形严重，为了遮人耳目，就把她弄到车上，开车到远处把她处置了。

有个FBI(联邦调查局)的资深探员回家探亲，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新闻，为当地寻找詹妮弗的行动所感动，也为詹妮弗的下落不明而不安，他决定以自己的能力来帮助破案。经过周密的调查和推理，他觉得附近一处湖泊里也许会有线索。警方调集了人力机械，把湖泊的水抽干，湖底都裸露了出来，然而令人惊悸的一幕还是没有出现，人们都很失望，我也失望。可是转念一想，又有些隐隐的庆幸。如果当真在湖泊里发现了詹妮弗，那该有多么惨不忍睹。不如让她的美丽形象永远保存在人们心间，保存在我的心里。

终于，警方决定中止对詹妮弗的寻找，就像合上一本没有尾页的画册。报纸也不再提起她，仿佛怕惊扰了她的安宁一样。

——待续——

(版权文章，如需转载，请联系本报。)



(图片摘自百图汇)